

西部边境线纪行

苏
新
发
著



西部
边境
线
纪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廷寿

西部边境线纪行

苏新发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福利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6.875印张 10千字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371-0305-4/I·145 定价：2.20元

序

西部边境线是神秘的。

冰山、冰川，石林、森林，草场、草甸，大湖、大河，峡谷、怪谷，珍禽、珍兽……

还有那优美的童话、神话；绝妙的遐闻、轶事；惊险的传说、传奇。有人说中国西部边境线同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着许许多多的谜，充满着神神奇奇的色彩。

要说西部边境线，更令人神往的不仅如此，是那在冰山怀抱中的边防站；是攸攸长长的巡逻小道；是那炯炯生辉的国门哨兵的眼睛；是那战马奔腾的蹄声；是那军犬追踪的身影。当然，还有奶茶飘香的毡篷，热情好客的牧人，塔吉克歌手清攸的鹰笛，维吾尔小伙欢快的舞步，柯尔克孜姑娘闪动的头巾。

来吧，那里是大块煮肉，酒醉英雄。

然而，古往今来，有多少游人墨客、志士仁人由于条件所限，不能身临其境。

言

苏新发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得天独厚，曾有幸几乎走遍了新疆六千四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他同战士一起巡逻执勤，站岗放哨；他同牧民一起放牧牛羊，转移草场；他和民兵一起深夜潜伏，捕捉逃犯。他几经雪崩山塌，路断车翻，洪水袭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边境线上采访就得有点冒险和探险精神。他的这本集子记载了他在万里边关苦苦追寻的脚印。

西部边境线是朴实的。以至那些连绵群山，连一棵青草的掩饰都难以找见。苏新发这个集子是朴素的，没有做作，没有雕琢，仿佛带着一股奶油味、莫合烟味、羊粪蛋儿味。读来亲切、真切。

西部边境线是雄浑的。这是孕育雷电风暴的地方，孕育山川河流、大地万物的地方。要写她，得有母爱般的情感。苏新发是吸吮她的乳汁写的，颇觉有点她的气质、气度和气派。

西部边境线是独具风格的。她的特点能弥补三山五岳之不足。苏新发用了画龙点睛之笔，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鲜为人知、最撩人思绪的东西写了出来。能让人增长见识，开阔思路，耳目一新。对于写滥了的丝绸之路，对于人所周知的风土人情，他却很少着墨。比方钢铁哨卡神仙湾，那里的战士生活反复被报刊登载，而在他的笔下只写了十七只乌鸦。再如天山主峰托木尔峰下景色万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可写成专著，而他只写了“百鸽大战。”

据我所知，专写西部边境线的著述不多，可说这本集子能起到拾遗补缺、抛砖引玉的作用。

诚然，既有先行，就有来者，愿有更多的生花之笔来揭开西部边境线神秘的面纱

张志明

1988年9月

目

录

一、喀喇昆仑篇

1 十七只乌鸦

5 高山斗牛场

10 采盐记

16 乔戈里峰下的野火

21 叶尔羌河放排

25 这里是野驴的乐园

30 小羊儿乖乖

34 草丛，藏着烈狗

39 世界屋脊上的水兵

43 斑公湖渔歌

49 “湖怪”掠影

53 湖心岛探鸟

58 冰上圆舞曲

63 留在界山大坂的记忆

72 雪鸡趣闻知多少

二、帕米尔篇

78 在冰山的怀抱里

83 登慕士塔格峰

- 90 漫步塔合曼草原
- 96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101 冰山来客浴温泉
- 105 险洞藏古尸
- 111 蘑菇飘香
- 116 铺设空中“丝绸之路”的人们
- 120 金秋正是采莲时
- 125 中巴公路“0”公里处

三、天山篇

- 130 遥远的边境小镇
- 142 天马走四方
- 148 雪山崩塌的时候
- 153 天山公路纪行
- 163 大山深处有密林
- 166 “百鸟王国”小李庄
- 172 “兰灵”和它的主人
- 176 草原之夜
- 181 百鸽大战
- 186 雪山峡谷里的游览胜地
- 190 踏上唐僧取经的小道
- 196 “解放军萨拉姆”
- 200 雪地英雄传奇
- 205 在祖国最西边的哨卡上

十七只乌鸦

“上帝为地球的每个空间都安排了他的使者”。想不起来这是哪个外国人说过的一句名言。

在号称“天上无飞鸟”的喀喇昆仑，偶尔也能看到黑压压的鸦群。

我讨厌乌鸦，不单是因为它的外形丑陋，还因为这些家伙贪吃和凶残。在新藏公路上，我看见它们追逐飞奔的卡车，用爪子扯开车上的麻袋，贪婪地蚕噬着运往灾区的谷物。

最令我憎恨的，不仅于此。有一次我到斑公湖畔的哈纳边防站采访。星期天的早晨，同站上的文书王大顺一起外出散步。走着走着听到身后“叭哒”“叭哒”的响着。回头一看是一只可爱的小野鸭。这野鸭毛色黄亮亮、毛绒绒的；长长的脖子扬得高高的；乌黑的嘴巴巴达巴达的，仿佛要对我们讲话。王大顺招了招手，小野鸭更靠近了。他轻轻地拍拍它的头，显得十分亲昵。王大顺告诉我，小野鸭是战士从湖边抓来的。养了两个多月了，还不会飞。可爱跟人玩了，但它也认人，不是穿黄衣服

的，怎么叫它也不去。

我们边说着话边走着，走到哪，小野鸭就跟到哪。我们走过一片深草地时，小野鸭被草棵绊住了，“叭”“叭”地一股劲叫。我们赶忙返身，去救它。可这时，从天空飞来一只乌鸦，一伸爪子给它抓走了。野鸭大声叫着，我们也找石头朝乌鸦甩去，但终没有救了小鸭。乌鸦飞远了，小野鸭的叫声渐渐地消失了。

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中留下阴影。

过去，我多次见过老鹰抓小鸡的。想不到这乌鸦干起这罪恶勾当竞赛过老鹰。有人讲过，在这里乌鸦是空中霸王，老鹰都不是它的对手。为了替小鸭报仇，卫生员把麻醉药拌在肉里，乌鸦一吃就醉倒了。用这种办法抓住了不少。站上还摆了一次乌鸦宴席哩。

可是，我到神仙湾边防站走一趟之后，对乌鸦却产生了另外一种感情。那天下午，战士把吃剩下的饭菜倒在一个大瓷盆里，放在院子中央，“梆梆”地敲了几下盆子了之后，“竟‘嗖嗖’地飞来了一群乌鸦。这些乌鸦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吃着剩饭。

指导员张春信用手指点着数了数。突然惊奇地说：“怎么少了一只？”好几个战士都围过去，一看还有一只站在盆子里被遮住了。张指导员不大放心重又数了数。一点不错，是十七只！他笑着对我

说：“这十七只乌鸦，我们喂养快半年了。它们和战士们都熟悉了，一看院子里摆上盆子，就纷纷地落下来吃食。”

张指导员和我谈起来，这里气候太恶劣了，除了这几只乌鸦以外，天上没有别的东西。他说，换防刚来到边防站的时候，看到几只乌鸦不大在意，有时看到它落到院子里找东西吃，就捡起石头朝它打过去。后来，发现它们是那么离不开人。把它朝哪里赶呢？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反正它也不危害人和什么物件，有了它反而显得更有生气些。

就这样大家慢慢地不打它，不赶它了。后来看它光在垃圾堆上寻找食物，搞得身上怪脏的，炊事班的同志就专门找个装剩饭的盆子，经常放在院里去喂它。现在人们一天不看见它，就仿佛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似的。

乌鸦成为边防站的珍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天，这个边防站气温下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西北风夹着大片雪花漫天飞洒。早上人们到饭堂吃饭时，看到有两只乌鸦，缩着脖子蹲在墙角里。大概是到这里来躲避风寒的，谁也没有赶它，没动它。过一会儿，炊事班的同志，在添馒头时，不注意“啪”地碰撞了一下铁笼算子。乌鸦受惊了。忽啦啦地飞起来，四周都是玻璃窗。从这个窗子撞到那

个窗子，怎么也飞不出去。扇起的灰尘，闹得乌烟瘴气的。一个战士刚盛了一碗稀饭。正走之间乌鸦飞过来，把他饭碗碰掉了，稀饭洒得满身都是。可那个战士一点也没生气。这时有人主张把窗子打开给它放出去，但又有人反对，说气候太恶劣，外面都被大雪盖实了，放出去饿死了怎么办。值班员看大家争论不休，吹响哨子，宣布撤离饭堂，换了个地方吃饭。把这里让给乌鸦。人走了，两只乌鸦又安静下来。

在边防站的日子里，我趁给乌鸦喂食的时候，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嗨！这些乌鸦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身上的毛黑油油的。我过去看到的乌鸦，毛色都是乌的，象被洗要褪了色的黑布一样，没有多少光泽。可这乌鸦黑得油光锃亮。看，它的嘴巴，比普通乌鸦要小些，短些，象喜鹊一样。特别是它的爪子不是乌的，而是红的，显得十分鲜艳。我听过它们叫唤，声音不象别的乌鸦那样沙哑而沉长，带着暮气和沮丧。而它叫唤呢，是短促的，略带清脆。这声音仿佛充满喜悦，闻之沁心爽神。我知道乌鸦是一种广布全球的飞禽。分为很多种类，如大嘴乌鸦、秃鼻乌鸦、白颈乌鸦、寒鸦、渡鸦等等。我弄不清这种乌鸦属于哪一种类型，但是，在我见过的乌鸦中，它是唯一招我喜欢的一种。我想这大概也是它能得到战士们保护的原因。后来，我才发

现这个边防站的战士们，不仅爱护乌鸦。他们爱养猫、养狗，还爱养草、养花。我细细地琢磨，他们是在装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哨卡。古人有过“爱屋及乌”的说法，战士“爱卡及乌”，我想应该成为边防线上的美谈。

高山斗牛场

这个斗牛场不在西班牙，而是在那块紫黑色的高原——喀喇昆仑山上。

“嘐、嘐、嘐、”这是什么声音？

“嗨嗨，嗨”这是牦牛的叫声——我知道牦牛的叫声并不象牛，而是象猪！

我们喜出望外，循声找去。

军马卫生员小潘，这次专程从山下上来，为了清查牦牛。部队在三十里营房附近放养了一百多头牦牛，现在究竟还有多少头数，谁也没有真正弄清，因为这批牦牛，是开始守防的部队放养的，以后哪个部队来守防，就移交给哪个部队。那些牦牛开始还请了个维吾尔族牧工管着。后来考虑到养些牦牛，是活的肉食储备（也是一种战备），可以应

付意外的战争。也就让这些牦牛，自由自在地钻进那些大小山沟里，反正它也跑不出喀喇昆仑山。当然也不是不管不问，有时也派人去查看查看，跑得太远了的，就给赶近些。有时还得给公牦牛阉割。

部队上派我们把牦牛清点一下，远的赶近些。

可是，我们俩走了大半天，跑了五条山沟，翻有十二道山岭，连个牦牛的影子也没见着。正是在我们疲惫不堪，准备返回营地的时候，突然听见了牦牛的叫声，真乃大喜！

牦牛的叫声越来越近了。在一个山崖的拐角处，我们发现了有五六头牦牛，正在撒欢。

我和小潘分成左右，把牦牛往回赶。小潘爬山比我走的快，他快接近牦牛了。那些牦牛，停止了吃草！停止了嬉戏！昂着头，瞪着大大的眼睛，肩部凸起的隆肉，绷得紧紧的，粗短的四肢，呈着跃起状态，一生长毛象个披挂的武士，显得十分凶猛。小潘与马、骡、驴、牛等牲口都打过多次交道，是不怕牦牛的。我对牦牛的脾气秉性也是谙熟的。别看它表面凶神恶煞的样子，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温顺的牲畜。我记得一年的冬天，我们到西藏阿里边防一个哨卡去送东西。那些边防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封山的。不通汽车。要临时送些东西。只有靠牦牛运输。牦牛号称“高原之舟”，是最为理想的运输工具。那一次我们牵着牦牛，开始，我总是

离它远远的，生怕它那尖尖的角，给我来一下子。在雪地里走了两天多，还没有到达哨卡，在攀登一座冰大坂时，我们看不见路，我一失脚摔下了一道悬崖。当时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后来，等战友赶来相助把我叫醒时，我竟然觉着睡得舒舒服服的。牦牛用它温暖的身躯保护着我，它就卧在我的身边，长长的毛盖着我的头和手脚。真一个通人性的生灵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个脖子下有一道白色斑点的牦牛。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走下那道悬崖的。

小潘走近牦牛，顺便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就去赶。只见那头高大的雄牛，四蹄一蹬，扬起利角，猛扑过来。“啊！”小潘大叫一声，拔腿就跑，那牛疾追不放。其它观望的牦牛，也一哄而起跟着那头公牛追过来了。这是一条宽谷，往前是缓坡，再加上高山反应，跑也跑不动，小潘和牦牛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了。我大声的喊叫，企图把牦牛引向我这边，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有利地形，量牦牛也爬不上这道悬崖。

牦牛根本不理睬我的喊叫，凶气不减。小潘到底是个机灵鬼，急中生智，赶紧朝身边的一块巨石后面一躲，那牦牛暴性大作，猛冲过去，正好碰在石头上，击掉了一些碎块。我这时又从山上滚下去几个大石头，牦牛一看背后有人进攻，转身向我来

了，但是它无可奈何，只得败兴而去。

我们回到部队，把这次历险记给大伙讲了以后，他们不但不惊讶，还说我们好眼福。他们讲这不是部队家养的牦牛，是野牦牛。野牦牛性子粗暴，见了人是要斗一斗的。

一位在喀喇昆仑山搞生物调查的军医告诉我，野牦牛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大多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山区，能够采食低层小草，在大雪封冻的时候，能用额面撞开雪层，进行采食。这一带沟岭纵横，人烟稀少，野牦牛常在这里活动，有时和家养的牦牛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有的还和家牦牛交配哩。野牦牛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这里的战士非常珍爱它。

从汽车司机范文兵那里听来的故事更让我振赫。那天他开车行至界山大坂的脚下，看见了一个野牛群，他按了几声喇叭之后，其它野牛都跑了，只有一头跛腿的野牦牛，站在路边，不动声色。他也不想惊动它，缓缓地走着。车走到它跟前，突然，那野牛象发疯了一般不顾一切地向车头冲撞。只听“匡”地一声，把汽车的机壳撞了两个大窟窿，水箱也撞扁了，水“哗哗”的，不一会就漏光了，他在驾驶室里真有点不知所措，只得静静地呆着，眼看着牦牛扬长而去，他才跳下车来，等待救兵。

又是“嘭、嘭、嘭！”的声音，我和当地一个叫甲措的藏族同志，是去看牧区的流动小学。听到这种响声，甲措说：“牙古都（好）！野牦牛斗架了。”我们兴趣盎然地朝左边的山沟跑去。

啊！这是多么壮观，真是千载难逢。

两头身粗体壮，气度不凡的公牦牛，奋力地角逐着，头角相碰发出了令人悚然的响声。周围还有近三十头牦牛观阵。威威然然，气气势势。它们“嘭、嘭”地斗了一阵子，分不出个山高水低，又各自后退几步，把尾巴收得更紧，头微微向下，炫耀一下黝黑而向后微弯的角，唿唿地喘了几下粗气，重又决斗。两头牦牛顶撞一起，互不相让，一会儿进，一会儿退，一会儿攻，一会儿守，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蹄下的青草踏成碎泥，尘沙阵阵扬起。真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看了一下表，在斗了二十多个回合，长达五十分钟之后，有一头牦牛，气力渐减，节节败退，终于落荒而走，它走到山坡上，还回头张望着，仿佛准备来日东山再起。

再看看那头得胜的牦牛，趾高气扬的叫了一声之后，这群围观的牦牛中，有两条母牛都朝它走近，看来都想得到公牛的青睞。那个公牛刚和先到的母牛亲昵了一下，后来的母牛又用头去撞那条母牛。这样，三条雌牛为了争风吃醋，重又开战了！